

美國官場內幕

哈定總統奇死案

曹橫波 譯
大東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初版

哈 定 總 統 奇 死 案

定價國幣五千五百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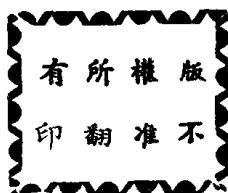
譯 者 曹 橫 波

發 行 人 陶 百 川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印 刷 者 大 東 書 局

發 行 者 大 東 書 局

發 行 所 大 東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



美國哈定總統奇死案 目

- 第一章 哈定夫人僱請著者爲私人偵探
- 第二章 士密士召閱君到H街晤談
- 第三章 私黨之暗巢
- 第四章 多提君要哈定做總統之理由
- 第五章 士密士告著者一段故事
- 第六章 總統夫人將總統外遇告著者
- 第七章 閱士君竊取南別頓之日記及書函

第八章

白宮內之狂烈風潮

第九章

總統受壓迫而簽字

第一〇章

著者對於總統前事加以暗查

第十一章

南別頓到華盛頓京城及與總統相晤面

第十二章

一種困難情形之如何解決

第十三章

閔士君訪南別頓之生活

第十四章

哈定夫人在總統前示以證據

第十五章

哈定總統將著者革斥

第十六章

士密士對著者加以警告

第十七章

士密士恫嚇欲將隱事盡情宣佈

第一八章 著者收受禁酒之賄賂

第一九章 多提司法部長及福落內政部長實爲賣貨能手

第二〇章 士密士之過去

第二一章 士密士之後事

第二二章 哈定夫人在宮中見及總統之外遇

第二三章 哈定夫人

第二四章 亞拉加士之旅行及其結局

餘緒

美國哈定總統奇死案

第一章 哈定夫人僱請著者爲私人偵探

『哈定夫人要我到白宮去，』此種意思，常盤旋於我之心上，堅牢不拔。當時我在司法部，正在辦事中，適在午飯後，當日爲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十月某日一時。是日上午十一時，來一小條子，此紙當即放入衣袋中，慎爲收藏。十時以後，電話又來，電話中，囑咐我到桑堪 *Shoreham Hotel* 旅館，謂華京中有一要人之祕書，有一信與我。此要人，名麥廉，*F. B. McLean* 其妻與哈定夫人爲莫逆之交，我從未晤及此祕書；但伊在電話中，謂與我認識，於是不得已，將辦公桌加鎖，旋即到該旅館，一入該旅館之招待室內，有

一少年約三十歲，與我接談。此人姿容端正，衣服華麗，作單簡之問話，「閣下是否閔士先生嗎？」聲音中簡直不是問話，可以謂之稱呼，蓋他已認識我。隨即由衣袋中，取出一書函，立付與我，謂「我奉訓命，須立將此信與你。」我表示感謝之外，二人皆不發言。當將信封審視，即知爲白宮普通應酬交際所用者，左角上印有白宮三字，右角下寫有數字，「嚴密的私人書信。」我認得是哈定夫人所手寫的。收到此信之後，即返司法部，將上午以前之一切公事，立即從速辦妥，當時我不將此信展開，直至找到一清淨無人之處，用飯之時，細爲剖讀。信內感謝我從前對她（哈定夫人）之努力，並請我立即到白宮一行，她要與我談話。此信簡而言之，即命令我到白宮謁見哈定夫人。其實我特別與她調查一案件，本已有數禮拜，將日記再爲搜尋，即可知其確實經過之日數。我每日總作日記，將日夜所做之工作成績，皆爲登錄，此乃暗查案件人應有之一種訓練。此日記我奉爲無上之寶，例如我要知

一千九百十七年七月十五號我所做何事，祇將日記一查，則皆一一在目，每時之動作，纖毫不遺。現在將日記翻閱，知我已與哈定夫人偵察案件，經時已有二星期零兩日，其原始之情形，可略爲陳述。某日司法部偵察司令長威廉潘士君 Williams J. Burns 召我去談。我之辦事桌，在部中二樓，他的則在七樓，潘君接見時，在辦公室之外室，他說『閔士先生，我有一重要來賓，現在辦公室內。』此來賓乃索拉將軍 (General Sawyer) 係爲哈定夫人而來。大概哈定夫人頗相信看相先生及各種迷信之命運預言家，如巫士，星相家，及水晶球算命家等類之人物。我曾聽人如是傳說，輿論亦有所聞。當哈定總統爲國會參議員時，哈定夫人偕同四位參議員之夫人，往訪一女算命先生，此位女算命家。會謂他們當中有一人將來定爲總統夫人，當時此事報紙亦爲宣傳。當哈定氏做總統之後，哈定夫人尙見過此女算命家兩次，公然請求將自己之命運推算。哈定夫人甚相信此女星相家，以爲頗有神術

。哈定總統其後得知此事，且某次爲一報館訪員警告，竟不令其夫人再往。某次華京有一報，於星期日出版之副刊中，詳細論及星相學之神術，並謂哈定夫人爲其中之忠實弟子。竟謂哈定夫人心目中，以爲如無此女星相家，則哈定總統處理國事，必不適當。我既久已有所聞，故潘君以後對我所談之話，並不覺得差異。大約哈定夫人以後既不能往見此女星相家，復不能宣召她入白宮，無法之中，特僱請一人代爲奔走。她自己將平日所欲問之事。逐條寫好，飭此人到女星相家處詢問，得其回答，再由此人送至白宮。僱請之人，爲一女友，名威利夫人。Mrs. Whitley（書中無關重要之人多用假名）威利夫人，時常攜帶哈定夫人之間話數則，列爲一紙，交與女星相家。此女星相家，經數日之推算，復由威利夫人取回，送入白宮，再取出新寫之間話數則，源源不絕。我未與威利夫人會晤過，但頗知其聲譽。渠爲一矮小而面色略帶黃黑之婦人，平日所穿之衣服，極爲合時。言論風生，頗能令人喜悅。

潘司長謂哈定夫人，曾提及斯人，以女看護相待，有時亦以伴侶爲詞。但據我所聞，哈定夫人曾以女僕待之。

請求推算之各種問題，由威利夫人從中來往，經時已久。各問題之中，時有涉及國事。如官吏之任用，國會應付討論之問題，或參議院對於某提案應對付之態度，或關於司法與外交及行政之任免，有時最密切之問題，則關於哈定總統本身者。潘司長並謂此女星相家，極爲熱烈之努力，竟欲設法入白宮與總統夫人晤談，但爲總統所知，頗爲不悅，曾對總統夫人爲嚴厲之表示。總統夫人忽覺悟，各種問題皆爲自己手筆，及女星相家手寫之答案，全數皆在威利夫人手中。向威利夫人索回時，則以經已燒毀對。但總覺得此事不妥適，故派索拉將軍，到潘司長處，徵求意見。故潘司長將大概情形，對我說明，仍坐在辦公室之外室中。並謂此事，除哈定夫人、索拉將軍與我及他，四人之外，世界上無論何人，皆不可得而知。他入辦公室時，並謂將索拉

將軍介紹與我。

入辦公室時，我與身材瘦削，神經敏銳一人親面。服裝極整齊，面孔漂亮，即所服之鞋，所御之眼鏡，軍裝上之銅鈕，及口內之假牙齒，無不光可鑑人。一見之下，我即存有成見，以爲此人，爲一自私的，爲我家，*Eldest* 好自尊大。潘司長發言「索拉將軍，此位乃是閔士先生，我相信你今日代表哈定夫人之任務，可以相託得人，必能妥慎辦理。爲慎重起見，以後請你如有事，直接與閔士先生談。渠所能辦得到之事，總可以代你辦到，我個人指派他，担任此事，他當親身進行。現在無甚可以再說。」話畢，潘司長即離開此室，祇留我與索拉將軍二人。於是索拉將軍謂「彼乃哈定夫人所派來。」重新將潘司長所告訴我之一段情景，再爲陳說，最重要之一點，係必須將哈定夫人及女星相家手寫之問題及答案，設法索回。問題之中，全部除末後數題，本皆已答覆。此末後一紙，仍在攔起待答之中。最後並問，「你以爲

將此種紙據收回，爲可能否？」我問「你知道威利夫人的住址否？」「我能代你找得，但我則不知道。」此乃他的答話「你能將女星相家的住址給我否？」他隨即將她的住址相示。索拉將軍第二次之發言，頗與我一種線索。他謂「威利夫人謂各種紙據，皆已焚毀，這層你應明白。你進行中，無論如何，不要與女星相家爲難。她乃一危險女人。她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權力，我自己亦曾求她推算過數次，她可以用術詛咒害人。你無論何事切不可與她麻煩。此種紙據，不在她手中，如未毀滅，當仍在威利夫人手中。」

索拉將軍於是對於星相預言發爲議論。謂有專門技術在其中，且頗合科學原理。尤崇拜此女星相預言家。謂此人能迷惑人，具有特異之權力，可以操縱人之良知。大概她具有天賦神予之祕術云云。我問渠是否亦相信巫術，及命運。他作極慎重之答語，「是的，其中極有道理，但可惜此種學術，仍未盡量深究，如科學日有進步，我們總有一日知道此門技術權力之非常，直可

以介于天人之間，爲上帝與人類的媒介，此乃上帝授與人類之禮物。」他以我爲門外漢，深致惋惜，故頗容忍。細爲予談，其中之深理。領聽之下，不能假作覺悟之表示。他反覆言預言家之可信，對於此女預言家，尤再三言及，不以爲厭。我不得不復言及正事，再問及威利夫人之住址。他說可以即日寫在一白卡片上暗中送與我。我亦與以我之住址。他隨即穿戴軍帽，攜手杖，爲狀頗爲威武，仿如一小雄雞，告別而去。我與潘司長謂，他是何人？是否發癡？司長謂「我們時常爲環境所迫，須與各種各色人物相處。」潘司長既委派我與哈定夫人偵察，我立即進行此任務。我寫一函與索拉將軍，請轉知哈定夫人，請她對於威利夫人，可以辭退其職務，但立言須極爲婉轉，謂將來復用時，可再通知。威利夫人與其夫，在京城住居一公寓內。我不欲用我之夥伴跟隨她後。她或者直至白宮，此處非偵察者所能停留。我用夥伴八人，爲此種暗中跟隨之任務。此輩暗探，各有特處。人非魁梧，人品亦適中

直如一最普通之平常人，無惹人注意之處。他們非大偵探家，但爲司法部所得力之人。他們暗隨偵探之工作，曾立有功勞，破獲鉅案數件，而皆與政府有關者。有日，我召其中之一人，到辦公室。此人經驗較佳，我對他表示，我要親身會晤威利夫人。我根據索拉告訴我威利夫人之像貌舉動，詳細說明，並付與她之住址。並囑付如在該公寓，如見及一婦人，與此像貌舉動相同者，此卽爲威利夫人。我選擇兩人，日夜分班工作。每日每人八小時，須時常與威利夫人不離，暗中偵察其舉動。無論她做何事，去何地方，皆須暗爲追隨。另選兩人爲特別工作，專爲跟隨威利夫人之親信友人。並每人皆付與現款若干，俾爲僱乘汽車之用，如威利夫人亦乘汽車，並囑付隨時用電話通告消息。其外當然尚有每日之報告。一兩日內，我卽知道她時常到軍人事務局，局長爲福司上校，但細查之後，始知她實到該處，專爲訪問索拉將軍。因索拉將軍之辦公室，亦同在該房屋內。此種情形，頗爲奇特。我之夥伴，

每小時皆有報告，作單簡之語，例如，她已安睡，電燈亦已息滅——她一人到飯館用飯——她與一女友到飯館用午膳，——她到市場購買雜用食物，——她在藥房飲可可水，——細碎如此。皆爲報告。

既知道她常到軍人事務局，我有日，特派一人守候在門口。當她入門時，與她談話，然後由我暗中留心研究她。我在此同時等候，知她將到此地。我站在街旁之窗門中，貌爲專心致意讀報紙。我夥伴隨即給與一暗號，知她已來近，我仍假意讀報。他則與她接近，想法與她接談。我見之下，覺得她甚爲特異，富有引誘性。男子見之，必喜悅。身材纖小而直。服裝入時，大概三十八歲，最美之部，當在眼部，媚麗動人，勇于嘗試仿如一豪賭女人之特徵。但不是金錢之一種，直是以男子爲籌注耳。她有操縱男子能力之表示。是夜，我即囑付夥伴，設法與她電話中電線偷接。兩日之後，得一報告。有一夥伴竟到她住所敲門，假裝爲一捐客經紀人。她自己開門迎入，她謂無甚

物件出賣。但細察她的寓所，發現其中有房間五，皆陳設富麗，非其夫之地位及月中收入所能辦到。有小房一門，尙未關，窺見其中，有一黑人女婢，正在打掃中。此不過一小節，然偵探案中，竟爲重要線索。偵探方法，千頭萬緒，伊人僱請一黑人女婢，一小小事件，竟覺甚爲重大。我立即撤退暗探八人，並即在紐約調得一黑人暗探。我當然隨時將所得之消息，亦報告索拉將軍。渠見威利夫人，日爲我輩偵察，頗覺欣悅。他有時亦在電話中報告她的行止及動作，當時我頗莫明其妙。我所調之黑人偵探已到京，我見之于公事房。他是一黑白雜種，形容清潔，他名比部（Harry Peoples）我謂『我現有小差事與你，但是優差，你須接受。你所做之事，不過去認識一黑人女子，與她戀愛。他笑謂『又是一宗普通的事，』我謂『事固普通，但須聆會，這是有更重要的事在內，必須從速辦妥。』他頗靈敏，當即進行工作。我給予百元現款。四十八小時以內，他到公事房回覆報告。謂『我已經遇到她，』

「如何？」「我跟隨她，那日適是禮拜日，直到禮拜堂查經班去。竟同她在班內查經。」我謂「甚好，現在你須加緊進行，放心與她交結，到她住所訪問，留心窺察威利夫人，有無一祕密之箱子或抽屜，爲她平日謹慎關鎖的。對於這層，你明白否？」「自然明白，你要我設法摹仿一鎖匙入去威利夫人的住所？」「愈快愈好。」

兩日之後，他到公事房，手持鎖匙一具。他與黑婢在外跳舞時，由婢交他代持，隨即交鎖匠另做一副。並謂威利夫人，有寫字桌，平日謹慎關鎖。忽然威利夫人于此數日內，與婢到波丁磨城訪友。此乃予吾輩最好之機會，威利君則日中辦事，不在家中。我與此黑人暗探，即開門而入。他將此寫字桌指示與我，此桌爲一辦公桌子，但已陳舊。他謂「你須打破此鎖？」我同答謂「你如能設法打開，無論何時何地，你千萬不要將鎖打破。」我輩先將鎖打洞，用蠟印一模形。再外出交與鎖匠配匙。然後返身至此寓所，爲時不